

夢 軌 之 初

小桂子

「你該去看心理醫生！」徐蔚離開前對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一向溫柔的徐蔚，冷不防的伸出了爪，竟在我們瘋狂的嘶吼、打鬥之後，在我胸口狠狠的劃了一道冷刺。人走了，這如荊蔓的紅，亦就此扎根、吸附。

我開始嘔吐，從徐蔚離開的那個下午開始。我並沒有哭，但卻連續頭痛並嘔吐了三天，失眠則是後遺症。

若我繼續企圖用不信任和妄想去編織自己的悲傷情節，劇情並不會有實現的一天。愛情只是我成就悲傷的道具，而徐蔚只是幻想正好經過的場景。我反覆著告誡自己，試圖振作起癱軟的意志。還是得面對現實吧，否則，至少也得面對幻境。

我沒有聽徐蔚的話去看心理醫生。或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表演罷了，對於醫生的虛假反應虛假的呈現給她。但如今沒有人欣賞，連嘲諷我演技聲音都不屑叫罵了，所以並不需要花多餘的力氣去模仿一套毫無利益的身段。

我請了兩週的假，沒有交出假單，也沒有跟同學們連絡。假單上必須解釋原因，但那卻是我所無法解釋的，並非不願解釋，而是連我自己也闇昧不清的。況且像我這樣的人並不需要解釋，無論如何一切總會成為藉口。但我知道我必須休息，或說，我想休息。

這樣的假在現實中稱為曠課。嗯，我曠了兩個星期的課，應該這樣說才對……

早已不記得那兩週我究竟做了些什麼，雖說「早已」，事實上在月曆上卻只隔了三、兩行。或許只是順著基本的需求過著吧！一個人，過著沒有語言、沒有概念的生活，只有反覆的飲食、反覆的自瀆、反覆的空白。或許僅僅這樣並不够資格稱為基本的需求吧！但我唯一

記得的卻只有床單枕頭上的徐蔚未帶走的香味，還有什麼嗎？或許真的沒有。逼自己回想，發現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意義，而關於她的，或許就像這兩週一樣，沒有意義卻如此必需。令我感到空虛的結論竟是我唯一可以合理解釋的。

又或許，一切都不合邏輯。

我回到學校上課的第一天，在系館遇到了徐蔚和她的同學小瑾。

「學妹，妳變漂亮了。」我說，但不是對著徐蔚。我想我只是練習一種好久沒說的語言，或者，我只是想證明我可以表演。雖然這句話只是台詞，但絕非謊言。她是真的漂亮，甚至比徐蔚看起來更有吸引力，她的眼濕潤而明亮，就像波光粼粼的金色海洋，更誘人的是徜徉其中的未知。只是我先前從未注意過。

當晚我跟她發生了關係，我知道她是徐蔚在系上不錯的朋友，我們見過很多次面但不太熟，通常是去上課或是找徐蔚時遇到而已。

她很有魅力，但我並不愛她。我不愛她，卻和她做愛。想當然我是在報復吧？但若報復並不會使我快樂，又為何要和她上床呢？我不知道。

「可以聽點音樂嗎？」她撫玩著牆邊堆得滿滿的CD，這是她到我家後的第一句話。

「當然，」徐蔚不喜歡聽音樂，也許是她不喜歡我買的那些CD，但我解釋為她不喜歡聽音樂，就像她不看我買的書一樣。

「如果妳真的不覺得難聽。」突然覺得這句話很多餘，但已經不自覺的為自己辯解。

她沒有問我跟徐蔚的事，我亦不願意自己提起。我們整晚幾乎沒說話，忘了是怎麼開始、忘了是誰主動、也不記得我有沒有像以前一樣在事後抽煙……我沒有溫柔的問她些什麼，她應該也沒有說她偷偷地渴望我很久；她應該沒有喘息，我也沒有低吟，否則我不會發現音響有雜音，也不會聽見小瑾左腕的手錶清晰而混濁的忐忑聲。

一道鮮紅劃過全然的漆黑，醒來已是午後。癱瘓似的我，身邊沒有任何人。難道只是場春夢？黃灰色的陽光讓人沒有夢醒的感覺。

我驚惶著，如果昨晚的一切是真的，我確實沒有感到確實，無論心理或是身體，如果是我的幻覺，為何又如此真實？而這幻覺又是從何處開始進行的？

胸口隱隱作痛，白色的T恤滲出一抹淡褐色的污漬。

我們不確定夢的存在，卻深信幻覺。

我不敢問小瑾「昨晚的事」是否存在，無論結果如何。

我提著寵物籃到徐蔚家。

「小貓還妳，我怕會把牠養死。」

徐蔚為難的說她現在住的地方不能養動物。突然間有某種預感從我腦中閃過，「我滿喜歡牠的，但我不會養啊，不然妳可以來幫我……」我期待著的答案有兩種，而心底正說服自己不須為此感到罪惡。

早已不能確定自己是否還愛著徐蔚了，不過此刻更極欲確定的是和小瑾的事。

「我不想跟你再有太多牽扯了，可是我會擔心牠。」我想她的表情略帶感傷，但不清楚是因為我還是她的貓。

「那你問問看小瑾要不要養？」我所期待的可能就此開始。

過了幾天，我接到小瑾的來電。

「喂，學長，我是小瑾，阿蔚說要我去跟你拿貓喔！」

「那妳是要養牠囉？妳看過牠吧？」

「嗯！」

「我可以偶爾去看看牠吧？」虛假的我！說出這句話的當下，我並沒有那麼想去看貓，牠給我唯一的眷戀是牠令我想起徐蔚的能力。但我純粹的虛假卻刺穿了意念而成為真實，我似乎將會很想念小貓。

小瑾跟我說話的口氣客套到有些傷人，這讓我更懷疑那晚的事只不過是一個接近幻覺的夢罷了。但是任何合理的推論都無法停止想要知道真相的念頭。所以我必須更接近她。

小瑾來拿貓的那天，我將徐蔚留在我家的雜物裝成一箱請她幫我轉交。「滿重的，我妳載過去吧！」當用以回憶的東西變成了接近她的藉口，紙箱因曾經受到擠壓、磨損、染塵的傷口，看起來竟也如此不堪，像個散髮的落拓漢醉臥在路燈下。

「要上來喝點東西再走嗎？」她微笑著對我說。這是她第一次對我微笑，單獨地。波光粼粼依舊，但這次似乎是由於月的照映。

以這樣一個的微笑作為邀請，對我而言是十分危險的。若我身陷幻境，那麼所有直覺都成為錯覺。「不用了，我還要回去打報告呢。」我究竟在幹什麼！不是要接近她嗎？不，這是個誘惑。所謂的「邀請」是個陰謀，雖然不能確定是她所計畫，但她的確參與其中。

我是應該拒絕的。

「噢！對了，說到這個，我的電腦中毒了。那你的電腦可以借我用嗎？」希望她沒有看出其中的狼狽。

小瑾住的地方是間大約五坪大的學生套房，一打開籠子，貓咪便小心翼翼地探著頭巡視地形，隨即立刻奔躲到床底瑟縮。「你自己開機吧，冰箱裡有飲料……」她忙著把貓咪從床

下引出，沒有特別招呼我。走到書桌前坐下，黑亮的螢幕反映出身後沒有帘子的落地窗，我看見經由落地窗所反射出趴在地上的小瑾。我們沒有太多交談。大部分的時間我看起來只像呆坐在電腦前。開啓Word，我根本不知道該打些什麼，因為根本沒有什麼報告好打。

一直到我離開前貓咪都還不願從那陰冷的角落中走出，小瑾無奈的笑著，臉上冒著微微的汗氣，濕亂的短髮上還沾了些灰塵棉絮之類的東西。當然，我沒有爲她輕拂撥整。

回到家之後，我躺在沙發上回想著在小瑾家的那一個多小時。

都是幻覺吧，我想。

一陣熱風襲進了這氣壓沉悶的空間，乍然，烘的全身刺疼，讓人想去沖個澡，但似乎連冰冷的水也澆不死那些無以名狀的思緒。我已彷彿恍惚，但亦無法讓腦袋呈現淨空。排水孔似乎被什麼東西給堵住了，浴缸裡的水不知不覺已漲至小腿肚，我緩緩的、不經意的彎下腰想去挖拾，卻在手接觸洞口的一瞬間被那濕軟濡鬆的毛髮汗物的觸感給怔了一驚，清楚的感覺到一陣痠軟從指尖迅速竄至全身，彷彿那缸淺淺的水都被滿處進落的雞皮疙瘩給濺灑出花白的浪沫。

自此之後，我開始對小瑾予取予求。只不過，那些都是幻想，除了我們的第一次之外。因爲，我還無法確定那究竟算什麼。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看到牆壁、天花板上還貼著和徐蔚的合照。我坐在沒有軌杆的旋轉木馬上，繞著記憶的火舌緩緩的迴還。近逼、逆閃……

關於徐蔚的一切，似乎淡的有如一層薄膜，卻又裹覆在胸口影響著我的呼吸。

和徐蔚的初次相遇是在高二下學期的一場不太成功的校園舞會，不但當晚的明星因故沒來，取而代之的是位默默無名的DJ，再加上本

來參加的人就不多了，格外顯的冷場。然而它卻帶來了我的初戀。

我並不會跳舞，也沒有特別喜歡。但或許是因爲接近夏天，空氣裡的費洛蒙終於忍不住的浮動、招展。

朋友們跟我一樣不善舞蹈，我們大半和幾群陌生人搭起圓圈，讓想表演的人進入圍內獨秀。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那些人的動作有點滑稽、過分投入到好笑，但當時一旁的我們卻也看的羨慕不已。

過沒多久我便覺得無趣，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怯於嘗試而造成的。我覓了個黑暗的角落坐下，低著頭，眼睛卻不由自主地往那一片對於歡愉還十分青澀的人們望著，而徐蔚就像一葉柔弱的小舟，在海面載浮載沉的，漸漸漂向我。或許是由於當時我瞳孔裡反映的小火光，指引了她的航向吧！

回憶開始帶我進入這幾年的隧道。漸漸地，我似乎漂至夢境的出口，白色的巨洞開始隱隱出現了雜訊，接著用醜陋的表情一次次地吞噬我們。我緩緩睜開眼睛，看見昏黑的真實。

被雨聲給驚地跳下床，我踩著落地窗旁一地如掉的濕淨衣物，慌張的把窗戶給關好並拉合窗簾。整個房間像是充滿沼氣的森林，但從帘子之中透進的光線卻是數抹藍紫色的光，用各種溫度反覆交疊而成的。我沒有將那些衣物給鏟起，電風扇上附著一堆毛塵因風而抖動著，猶如想展開冒險卻無法起飛的黑色蒲公英。隨著它的旋轉吹送讓病毒散佈滿室，而我成了患者，開始慵懶無力。

其實台中只有晴天。雖然仍有陰有雨，但在記憶中，這裡的蔚藍比她的湛灰更教人有感覺，猶如一張無言的燦爛笑容，我竟似乎隱約明白她深藏的無奈和瀕臨崩潰的亢奮。令人幾乎暈眩的日照無法眷顧內環道兩旁那整年又整年的慘澹樹蔭。我持著眼裡殘留著黑光照映著這群寂寞的影子，乾燥的風彷彿想讓眼睛潤透，讓黑光透過參疊的睫毛加速支離，與她們分

享孤單。我緩緩走至停車場的機車旁；下意識地，插入鑰匙並轉動、打開坐墊拿出安全帽、將坐墊粗魯的摔蓋、跨上車、聽聽坐下時有無“喀”一聲，並感受臀部因為那一聲「喀」而產生的些微成癮性的令人爽快之觸覺、發動引擎、將安全帽扣起，稍稍調整一下繩帶...在那彷彿如衆目睽睽的陽光之下，一切再平常不過的動作似乎變的緩慢而誇大，連受過於刺眼眩目影響而皺起的眉頭都變成刻意畫上的妝扮。

當我正準備要離開這兒時，我看到了小瑾，但是卻沒看到徐蔚，於是我邀她一起去吃個午飯。不知為何我沒有勇氣再次的約她去我家，不管我多麼用力就是想不起那次是怎麼把小瑾約到家來的。

和她一起回系館之後，我的疲勞又開始發作，意識昏昏沉沉的漂到了傍晚，這時的天色轉至如往日一般平凡的紫橘晚繖，令人失去戒防。

「你至今仍無法釋懷嗎？」

「抱歉.....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

我從瞌睡中驚醒。環顧專心上課的同學們和講台上正背對我們專心板書著的老師，我抹去了髮際的冷汗，想起今天中午吃飯時小瑾問我的那句話。

炎熱午後的教室彷彿越來越小，其他人的身形卻反而急速放大，空氣被我們分噬、壓榨著，一些舊傷伺機鼓譟，刺得發疼發癢、膿水腐蝕著僅存的假面。胸腔裡有些東西在扭曲糾結，令我快要窒息，無論我怎麼揉它、安撫它，或許作怪的不是那些傷疤，而是我本身吧！幸運地，下課鐘聲趕在這些崩裂「成全」前響起，我胡亂抓著課本包包筆盒，衝出教室。

該有一些具體的開始吧！就算都只是迷亂的足音，或是脫軌的夢之列車。

是的，要有開始，才能夠結束；不管我願不願意結束，有些事已經失控的開始了。管它什麼心理有病，或許誤診之後的處方才是我的靈藥。

「喂，是我。」於是我拿出手機，打給女孩。